

城外笔谈

郭元鹏



# 『14年抗战』,为了不该忘却的缅怀

郭元鹏

父亲的手机依然无法接通,小洁的电话也无人接听。这大过年的,父亲要是真的丢了,我……

快十二点了,小洁打电话给我,声音很轻。“爸睡着了,刚刚睡下。我也不敢问太多。爸的手机用了快两年了,他竟然不知道怎么开机。今天在车站找到他,他看上去是那么无助,后来就一直紧紧地攥着我的手,爸明显老多了,背也驼了,头上几乎没有黑发了……”

我哦了一声,眼泪一下子汹涌而出。

10年前,母亲去了遥远的天堂,如山般伟岸的父亲不知何时老成了我们的孩子,我们却一直在缺席着他的衰老。

几天后,小洁给我发了个微信截图,核磁共振显示父亲患上了海尔默茨综合征,模糊的视线里,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父亲翻找身份证的情形。

东疆掠影

谢汝平

## 腊味纷呈

我总觉得,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腊味,无法用文字准确地将其特质表现出来。其实,到了腊月,一切自然而然地就散发出腊味,并且随着春节临近而愈发浓烈。

腊味的第一波当属腊八粥了。童谣中有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”的唱词,可见腊八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。不管腊月如何忙碌,那一碗腊八粥还是要喝的,浓浓的香甜的粥,带着母亲的爱意,带着岁月的醇厚,喝上一口,仿佛就能将一年的疲惫解除,仿佛就能带来无限的好运,从此平安幸福无病无灾。当然也记得昔年的穷日子,腊八粥简单得只有白米加上几颗花生米,好在仍然熬得浓稠,喝起来依然香醇,就像一年到底积累下来的岁月味道。穷日子并非没有幸福感,恰恰相反,幸福反而更容易找到,例如一碗极筒的腊八粥,就能让人幸福无比。

腊味的主体该是那些腊鱼腊肉腊鸡等腌制风干的肉制品了。腊月气温低,大多在冰点以下,尤其适合制作腊肉。在我国大部分地区,都有制作腊味的传统,很多还极富盛名,由于各地方的口味不同,所制作的腊制品也有着千差万别的味道,体现了腊味美食的丰富多样。在我的家乡,大概是气温不够低,或者是空气颇为潮湿,腊制品的种类和数量并不太多。一般来说,香肠是家家户户必备的,把肥瘦相间的肉绞碎,拌入香葱、生姜、花椒、八角、食盐、料酒、白糖等佐料,然后灌进肠衣里,晒干后就成了美味的香肠,吃的时候蒸一下,切成片即可,非常方便。除了香肠,腊鱼腊肉腊腿等,也非常普遍,这些都是经过腌制风干的食物,不仅可以春节期间食用,还可以保存很长时间,成为一年四季的美味佳肴。

纷呈的腊味不仅表现在食品上,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。随着春节临近,各种各样的年货,吃的穿的用的玩的,无一不带有浓重的腊味,那既是生活安逸的味道,也是达成心愿的味道。在外的游子回家了,那风尘仆仆的味道错综复杂,却也是最幸福的腊味,大人喜欢,孩子高兴,全家都笼罩在团圆的喜悦当中。大人们给孩子新买的衣服,儿女们孝敬父母的衣帽鞋袜等各种穿着,也都带着衣服类特有的温馨,这特有的腊味,包裹着我们幸福而满足。当然,不得不提的是烟花爆竹,这是新年的必备品,尽管尚未燃放,却代表着腊味的极致,早已勾着孩子那渴望却又有点恨意的心理。

腊味纷呈,这些都是人间烟火味,朴实而温暖。但也别忽视大自然的馈赠,低调的冬天带来了雪和霜,这些从天而降的圣洁的冰制品,尽管味道淡得似有似无,却代表着遥远天国的祝福。而在屋外的寒风,也是腊味的一种,有些凛冽,有些凛冽,却衬托出人间更加难得的温暖。倒是墙角的腊梅,苍老的老干,诗意盎然的花瓣,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芬芳,那股幽香,密而绵长,充斥到人间每一个角落,将所有的腊味撩拨得浓烈丰富,精彩纷呈。



城市一隅

陈洪娟

## 最美丽的病人

在我眼里,她是一个很特别的病人。她并不是那种很漂亮、很惊艳的女子,但是看上去觉得很舒服。四十出头的她,齐耳短发,皮肤白皙,说话轻声细语,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,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成熟女人的优雅。

“你患的是子宫肌瘤。”当我把诊断结果告诉她的时候,她似乎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。“怎么样?严重吗?”她把身子往前倾了倾,问我。

“肌瘤在5cm左右,必须手术治疗。可以做肌瘤切除手术,但复发率比较高;我建议你最好做子宫全切手术,只是这样会丧失生育能力,也不会再有月经……”我耐心地跟她交待手术的有关问题。一般情况下,这时许多病人都会情绪低落,紧张害怕,甚至面容失色,梨花带雨,只有她,静静地听完我的交待,很平静,没有一丝慌乱和不安,好像生病的不是她自己。她也不问我手术需要多长时间、疼不疼、多长时间可以出院,只是点点头,沉吟一下说:“看来还是挺严重的,我得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,我明天给你答复。”然后,她站起身,和我握手,微笑道谢,从容淡定地离去。

第二天,她打电话给我,愿意接受子宫全切手术,然后在她老公的陪同下住进了医院。我把她的手术安排在第三天,前两天需要做些身体检查和辅助治疗。期间,我去病房看过她几次。她依然化着淡妆,盘着发

髻,脸上还是挂着盈盈微笑,丝毫没有痛苦不堪的神情。挂水的时候,床头的手机里播放着轻轻的音乐,还不时和老公说说笑笑;挂完水,她经常挽着老公的手臂,在楼下的花坛里散步。如果不是那身病号服,绝不会想到她是一个即将接受手术的病人。

手术那天,我去病房找她,她正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全神贯注地涂着口红。“你等我一分钟,我马上就好。”她抱歉地朝我一笑。不一会儿,她从卫生间出来了,看得出她刚画完眉毛,脸上擦了腮红,略施粉黛,白里透红。我疑惑地问她:“你不知道过会就要手术了吗?”她点点头说:“我知道啊!”“那你还化妆?”我不解。她笑了,露出两个酒窝,说:“今天手术就是获得新生,告别疾病的痛苦,是个好事!还有,我希望我手术台上下来的时候,不是一副面无血色、没有光泽的吓人模样。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,没有一丝忧伤,没有一丝恐惧,而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、对疾病的从容……

那一刻,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生活有通途也有坎坷,面对不幸,不悲观失望,不畏惧退缩,从容面对,坦然接受,即使是走上手术台,也要带着一种美好的心情,像去参加一场盛宴一样!

她,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病人!

舞文弄墨

胡正彬

## 重男轻女

刘雪梅是家里的老大,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,两个妹妹都跟自己紧挨着,每个差两岁,弟弟最小,比自己小十三岁,躲计划生育的产物,超生游击队队员。

刘雪梅家住深山老林,比较穷,父母都没文化,也不懂得教育孩子,但父母都很重视教育,父母说了:只要你们能考上,就是吃糠咽菜砸锅卖铁,也要供你们。

刘雪梅姊妹三个都很争气,刘雪梅考上了本科,两个小妹妹都考上了专科。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,那时候,考上中专,都是国家干部了,不像现在,现在,只要你参加高考,都能上大学。

刘雪梅父母脾气很好,对孩子们都是散养式的,只管吃穿,不管教育,犯点小错误,也不批评,更不打骂,他们相信,树大自然直。

这种方上,对于三个听话的乖乖女,那是没问题的,但对于弟弟刘南山,就不管用了。父母老来得子,又是家里的唯一的男孩,娇惯得很,因为被娇惯,这孩子就更加骄横,不喜欢学习倒是次要的,打架斗殴调皮捣蛋,眼看着他就要废了。

弟弟上小学的时候,刘雪梅已经大学毕业,参加工作了,既然父母管不了,作为家中长女,刘雪梅觉得,管教弟弟就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了。上班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弟弟接到身边,严加看管,不仅看着他学习,而且教育他做人,弟弟犯了错误,轻则斥责,重则体罚。

父母很心疼,说:你们有出息就行了,就他一个男孩子,留在家中,给你们守住老家,能给我们端茶送饭,给老刘家传宗接代就行了。

刘雪梅说:不行,自己都做不到,传宗接代,能传出个好种子来吗?

父母双双摇头,说:大姐,你这脾气,像谁啊!跟我们俩都不像。

同事们也看不惯,说这小姑娘,这么厉害,将来谁当了她的女婿,保准要受气。

事实不是这样。

不久,刘雪梅结婚了,接着就生孩子了,对丈夫温柔体贴,对两个妹妹,也是关爱有加,从来没有大声批评过,对父母,无论娘家的还是婆家的,都一视同仁,贤惠孝顺,唯独对自己的弟弟,非常严厉,比后娘都厉害。

碰上这样一个姐姐,刘南山算是倒霉透了,自认为碰上了前世的冤家。

俗话说:石膏点豆腐,一物降一物。弟弟刘南山,谁都不怕,就怕这个大姐。在刘雪梅的严厉看管下,刘南山虽然没成大器,终于没学坏,最后还考上了个中专,是个不错的结果。弟弟虽然怨恨过大姐,但是长大后,也就理解了,没有大姐,就没有自己的今天。

弟弟中专毕业后,刘雪梅又在自己的身边给他找了份工作。大姐如母,不仅给找工作,买房子娶媳妇,都是自己给包的,父母老了,力不从心,刘雪梅觉得,自己对弟弟这么好,不全是为弟弟,也是为了孝顺父母,自己多操点心,父母就少操心了。

时光如梭,转眼间,自己的女儿也长大了,上完初中上高中,女儿也很努力,虽然青春期也曾叛逆过,但刘雪梅很有耐心,从没打过骂过,甚至大声言语都没有过,脾气很温婉,典型的贤妻良母。两个妹妹也都结婚成家,每人生了一个乖乖女,唯独弟弟,生了个宝贝儿子,起名刘小山,真给老刘家留下了传家宝。

俗话说,隔辈亲,刘雪梅的父母,对这个宝贝孙子,比当初对儿子刘南山更娇惯,要什么给什么,爬到自己头上尿尿,自己还哈哈大笑,鼓励再来一泡。

等到侄子刘小山上学的时候,让刘雪梅担心的一幕又出现了,这个孩子,酷似当年的刘南山,不仅长得像,性格脾气都像,调皮捣蛋不学习。爷爷奶奶不让管,弟弟弟媳也不管,都说:叫他享受快乐童年吧!

弟弟觉得,自己当年因为穷才要努力,现在,家里什么都不缺了,孩子也没必要那么辛苦了。

刘雪梅不同意,男孩子要穷养,还要严养,越是有钱,越不能娇惯,这是一个生存竞争的年代,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童年快乐了,壮年暮年恐怕就要吃更大的苦。弟弟弟媳既不愿管,自己就责无旁贷地要管起来,谁让自己是孩子大姑哩!这是老刘家的后代,老刘家不能出不肖子孙。

刘雪梅的宗族意思很强烈。

刘雪梅也没经弟弟妹妹同意,就把侄子强行接到自己家,严加管教起来。跟当年对弟弟一样,不仅语言批评,有时还要体罚。

弟弟不敢说什么,弟弟对这个姐姐是敬爱有加,外加一个怕字。弟妹不高兴了,找到刘雪梅说理:你家的小倩,你从来没跟她大声说过话,我们的孩子,为什么非要你来管,还这么凶。

刘雪梅说:你以为我愿意管啊!我闲着没事,遛遛狗打打牌不好嘛,问题是你们不管啊!我这可不是欺负你家孩子,我这叫重男轻女,女孩子只要老实本分就行,男孩子不一样,男孩子要当家立业,光宗耀祖。

弟媳妇说:你对刘南山那么严,他也没成器吗?

刘雪梅说:可别这么说了,器有大小,传国玉玺是器,熬饭用的砂罐子也是器,看你什么材料,刘南山就是一块泥巴,我能把他烧成罐子,已经算是成器了。

弟妹无言以对,只能任凭姐姐管教了。

星期诗汇

蔡兵

## 启吾东疆赋

天风浪浪,碧水泱泱,日浮沧海,耀吾东疆。  
是处也,天造地设,江孕海育。波翻浪涌,泥沉沙落;日滋夜生,渐次成陆;沙洲布洲,崇明外沙;一九二八,始置县属;启吾东疆,先民垦牧;辟我草莱,胼手胝足;涤沟疏渠,餐风露宿;摧草裂土,推芭造屋;植棉种豆,建镇办学;日月盈仄,化生为熟;百草丰茂,雨露沾沃。启东浦东,江南江北;一桥虹架,天堑跨越;明珠双耀,华夏瞩目。

是地也,八方汇萃,文脉悠长。吕四老土,北调铿锵;《讨武曌檄》,骆氏兵王;纯阳四至,道统承传;银杏千岁,风雨沧桑;渔夫号子,激越苍凉。沙地新壤,吴音绵软;诗礼传家,祖庭江南;锡剧评弹,余音绕梁;少林太极,我武维扬。禅院幽静,圣堂悠扬;道袖飘逸,书声朗朗。启中奥赛,金银满筐;大江发明,创业滥觞;橦高三尺,读书儿郎;崇文尊教,蔚为风尚。和气生财,诚信为上;长幼有序,与人为善;华夏风骨,海派其裳。

是壤也,江海海韵,人杰地灵。圆陀日出,浮光跃金;碧海泛舟,鹤飞浪静;沙滩纵马,蹄点轻灵;风中板荡,十里声吟;江畔漫步,洗芳涤心;天海一色,浩荡无垠;临风长啸,无古无今;万事悠悠,皆为浮尘。江山信美,几多精英;抗倭卫国,张氏将军;八七烽火,日寇心惊;东南存址,粟裕东进;书生创业,张謇先行;泽被乡土,万古留馨。爱国护家,薪火传承。

是址也,民丰物阜,百业兴旺。鱼肥蟹壮,吕四渔港;“四青”蔬果,沪上飘香。海工巍峨,风机臂长;声光电化,品牌响亮;港深水阔,物流八方;工业腾达,全国百强。楼宇林立,车来人往;酒绿灯红,生意繁忙;创新创业,各擅胜场。虽曰小城,上海模样。

故斯地也奇,沟南通北,坐东望西,接沪苏于一体;斯民也异,承古知今,中西合璧,融土洋而出奇。迁徙拓荒地,中华犹太区。无都市之喧耳,富创业之契机;品海鲜之鲜美,享沁脾之空气;秉儒雅之风,有长寿之美誉。恰盛世良辰,揽长河以起浪,二十载蓝图绘就;正河清海晏,乘大风而腾起,百万众逐梦朝夕。胸有大气象,腾飞好时机。昔家华总理题曰:“启东要启动”,今启东正雄起。

要有歌谣:东临黄海,南靠长江;辟我草莱,启吾东疆;生我养我,血脉绵长;知我罪我,终是故乡。启东就是我家乡,启东永是我家乡。

江海闲人,启东子蔡兵丙申年冬恭撰于东方花园。

人在旅途

马亚伟

## 像候鸟一样飞回家

有人说,中国的春运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。的确是这样,听到了年的召唤,人们便像鸟儿一样一群一群飞回老家的屋檐。我们民族有根深蒂固的“故乡情结”,走得再远,也要回家。

“胡马依北风,越鸟巢南枝”,即使远在天涯海角,我们也在守望家圆的方向。外面的世界再大,再精彩,故乡都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图腾。我们会像候鸟一样,在某一个季节,感知到故乡温暖气息的来临,然后飞越万里关山,沿着熟悉的来路回到梦中的家园。

还记得离开故乡时,父母母亲的十八里相送吗?母亲抹着眼泪依依不舍,父亲拍拍你的肩头说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。于是,你擦干惜别的泪水,背起行囊,踏上远方的漂泊之路。可是,异乡只是驿站,故乡才是归宿。

我们在异乡的天空下努力打拼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成功的时候,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家,家乡的亲人可以欣慰地笑了。失败的时候,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家。只有家,才可以收留你的失落和眼泪,家是最温暖的港湾。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,不管你衣锦还乡还是落魄而归,家都会敞开宽厚温暖的怀抱迎接你。

一直觉得“老家”是个有温度的词语,贴心,踏实。即使我们流浪的脚步走遍千山万水,也会把老家揣在离心最近的地方。一提到老家,脑海中立即浮现一幅温情的图画:冬日的故乡,有着水墨画一样的简洁悠远的意境。夕阳西下,远山隐逸,小桥流水人家,古朴的小村庄散发的宁静祥和的气息。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多少美好的岁月!故乡的山山水水,一草一木,都深深地烙印在记忆中。偶尔在异乡看到某一种熟悉的花,总会让我们遇到自己的初恋一样,怦然心动。然后,动情地对别人说:“我的家乡,也有这样的花。”说完,甜蜜蜜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。

异乡的月亮圆了一回又一回,我们开始计算着回家的时间。月是故乡明,异乡的天空不能收留我们的寂寞和孤单。又逢佳节,我们恨不得生出一双鸟儿的翅膀,一下子飞回家。故乡路迢迢,可即使是八千里路云和月,我们也会冲破一切艰难险阻,回家。想念家乡的父母亲人,想念家乡的山水草木,也想念那熟悉的乡音。那熟悉的一切,会帮我们洗去漂泊的征尘,带来舒适和安心。

春运大军,浩浩荡荡,裹挟着浓浓的乡愁。喧嚣的站台,拥挤的人群,这样的画面却是温暖的。人们大声说话,声音嘈杂,只有一个词听的最真切——回家。列车开启的那一刻,心就朝着家飞去。山一程,水一程,像候鸟一样飞回家……

